

第七回 朱翰林代為月老 馮子清聘定月英

詩曰：

手把青身插野田，低頭便是水中天。

六根清淨方為福，退步原來是向前。

話說花有憐奉了主人之命，去尋魏臨川。原來這魏臨川住在花府隔壁，就是文芳的房子，花有憐出了大門，就是臨川家，用手敲門，祇聽得裏面鶯聲嚶嚶問道：“是那個敲門？”有憐聽見這一句，問是那個，這般嫩聲，身體早已酥麻了半邊。遂自暗忖道：人人說魏臨川的老婆標緻，我從不曾見過，方纔從門縫裏望見他一面，始知是真。連忙回道：“你且開門便知。”

按下開門不題，且說魏臨川見花文芳半月不見面，他就心中暗想：莫非花文芳辭我，故此不見我面，我們靠這張咀做篋片，不但喫人家的，還想拿人家的，他既然不歡喜我，難道一定靠他不成。正是

此處不留人，還有留人處。

若是在別家幫閑，要在各街門包攬人家打官司，寫刀筆去了，不能照應家務；家中祇有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紅，纔得十五歲，常在家中灶下燒火，不得空閑，勢處兩難。且魏臨川的老婆崔氏，今年纔得二十一歲，生得百般嬌嬈，十分俊俏，也不是魏臨川娶來的。那年，魏臨川蘇州販賣布疋，寓在閭門外崔家布行裏，也不知崔氏怎麼落在他眼中，他就千方百計，竟被纏上手了，並與他商議，僱下船隻，逃回杭州，做了夫妻。次日，那個老兒不見了這個女兒，要去經官緝拿，無奈這醜名難當，傳揚出去臉面何存？細查店中祇少個姓魏的客人，明知是他將女兒拐去。歎了一聲道：“養了這不孝的女兒，祇當死去也就罷了。”這崔氏見小紅在燒火，又聽見打門甚急，祇得走來輕輕把門開了，見一個俊俏書生，生得脣紅齒白，好生標緻。花有憐抬頭一看，見那婦人千般嬌媚，萬種風流，此時魂不附體，遂暗想道：話不虛傳，果有十分姿色。但見：

秋水盈盈兩目，春山淡淡雙蛾。金蓮小巧襪凌波，嫩臉吹彈得破。

脣似櫻桃紅綻，烏雲巧挽蟾窩，月殿墜嫦娥，祇少宮中玉兔。

花有憐向前道：“娘子拜揖。”崔氏欠身，還了個萬福。婦人笑嘻嘻問道：“官人何來？”花有憐道：“小子是隔壁花府來的，奉大爺之命，來請魏相公過去說話。”婦人聽見滿面堆下笑來說道：“原來是花府大叔。請進獻茶。拙夫卻不在家，等他回來，妾身叫他過府便了。”花有憐道：“千萬請他就來。”祇得轉身就走。婦人道：“有慢大叔了。”花有憐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慢慢走著，心中暗想：怎能得這個婦人上我的手，就死也甘心。

按下不表，且言崔氏癡狀狀站在門首，兩眼望著花有憐去了，直等花有憐走進府中，他纔將門關上。走到堂屋裏坐下，心中想道：世上的男子，竟有這般標緻的。正是：

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

花有憐走到書房，看見花文芳低著頭想主意，叫道：“大爺，魏相公不在家，對他娘子說了，來家就到。”花文芳道：“你為何就去這半日纔回來，一定在外頭耍。”花有憐道：“等他娘子慢慢開門。”花文芳道：“人人都說魏臨川娘子標緻，你方纔見了否？”花有憐道：“他的老婆卻有十二分人才，年紀已近二十歲，小人見了他也覺動火。”花文芳驚問道：“果然生得好？”有憐道：“小人怎敢哄大爺。”文芳道：“你可有甚麼法兒，使我見他一面，倘能到手，大爺府中丫頭甚多，憑你揀那一個賞你為妻。”有憐道：“大爺不要哄小的。”想了一會道：“這婦人包管大爺上得手。”文芳聽了大喜道：“你可快快說來。”

有憐正欲說出，忽聽窗外笑嘻嘻叫道：“大爺，連日晚生少來請安。”原來是魏臨川到了。花文芳道：“老魏，我一向身子不快，你為何不來看我？”臨川道：“晚生日日來請安，怎奈門公回我，大爺不能會客，晚生不敢進來面會。今日有些事出門走走，回來聽見房下說大叔到舍，晚生聽見大爺呼喚，飛奔而來。”文芳道：“你且坐下，我大爺有件機密事，要與你商議。”魏臨川道：“是！”方纔坐下，命書童獻上茶來。臨川接茶在手，有憐在旁叫道：“魏相公我方纔到你府上，你到那裏去來？”臨川笑道：“真真得罪大叔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老魏，我喚你來非為別事，都是我那舅舅，死不盡的老畜生，帶累我許多醜處。”臨川道：“大爺怎麼出醜？晚生就不知道。”

花文芳道：“我坐在家內好好的，他走來替我做媒，說我訪得錢林的妹子，才貌雙全，要到他家作伐，不想當日先有朱輝在那裏，已與馮旭議親。”臨川道：“他見舅老爺代大爺做媒，就該讓大爺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錢林見兩家議親不好允成，回道改日奉邀馮花二兄到舍，待妹子出題一考，取中那個文字，便成就姻事。彼時我家老畜生回來告訴我，叫我前去考文，我大爺一想，我的文章那裏做得過馮旭，我就不肯去。無奈我那老不死的在家母面前說了许多言語，一遍二遍，逼我到錢林家考文。那日，出了題目，各各做了進去。那知錢月英那賤人，不管人受得住，受不住，將我大爺的文章批得稀爛；將馮旭的文字圈了又圈，點而又點，當了眾人使我沒趣回家。因此一氣，就害了一場大病，幾乎要見閻君。今日，我那老不死的又來，說馮旭擇四月十八要娶錢月英過門，二月二十六日下聘，叫我將錢月英奪將過來為妻。論理這頭親事，馮旭是我的好友，讓他娶了也罷。無奈我那老不死的的不肯，一定要我奪他過來，想來想去沒有主意，叫有憐請你到來，商議一個萬全之策，能將這頭親事奪將過來，關係臉面，重重相謝，決不食言。”

臨川聽了這一番言語，半晌方纔回言道：“大爺，這件事據晚生想來，卻難辦了。馮旭到看了年庚過門，如何扭得轉來。必得想個萬全妙策，方可行得，容晚生慢慢想來，此非一日之功，大爺切莫性急。”文芳道：“他行聘之日甚近，你可用心想去，斷不可忘記了。”臨川道：“大爺放心，都在晚生身上。”當日就留臨川小飲，至更深臨川別去。花文芳見臨川去了，叫過有憐來問道：“我大爺記掛著魏臨川的妻子，你有甚麼法兒，使我大爺得見他一面。”有憐道：“大爺明日帶五十兩銀子，竟到他家說是討信，倘魏臨川在家時，就將銀子與他家用，若是魏臨川不在家就將銀子遞與他娘子，見機而作。”正是：

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

花文芳聽了滿心歡喜，當日就與花有憐宿了。次日，起來用了早膳，又換了一件華服，也不帶人跟隨，袖內籠了五十兩銀子，一人悄悄走出府來。到臨川門首，用手扣門，裏面聽見有人扣門，慌忙將門打開，臨川看見文芳，連忙問道：“不知大爺駕臨，請進獻茶。”花文芳借此言，遂走進去。原來臨川住的是合面兩進房子，朝南三間做了客位，一廂做了鍋灶，一邊有一間房，裏面有幾張桌椅。

花文芳一看四面圖書密密，俱是名人詩畫、斗方貼滿牆壁。他是個倒開門，走至客位，就看見堂屋中間一座祖堂龕子，香爐燭臺擦得如銀子相似。祇見那臥房門兩扇，都做門窗垂下。又見客坐裏正中掛了一幅條畫，香几上擺著一隻花瓶，內中插了一枝杏花，那邊又擺著一面大理石的插屏，兩旁放著六把楠木椅子，四把小茶几。花文芳道：“一向未曾到府上，府上收拾的十分雅致潔淨。臨川道：“大爺請坐。”文芳纔與他施禮坐下，祇聽房中叫道：“小紅，有客到來，快送出茶去。”這一句嬌滴滴的聲音，把花文芳酥了半邊身子，說道：“想是尊嫂，尚未拜揖。”婦人遂將門窗揭起，深深還了個萬福。

花文芳偷眼瞧去，果然生得俊俏，百般嬌媚，萬種風流，令人可愛，不好顧盼，祇得又往客位坐下。小紅獻茶已畢。文芳道：“昨日別後，我一夜不曾合眼，特地到府討信，可曾想出甚麼計策？”臨川道：“晚生昨日原說大爺不要性急，此非一日之功。”花文芳道：“不是我性急，無奈我舅舅來催我。”忙取出五十兩銀子道：“你且收為日用，望兄早定良謀，後當重謝。”臨川見了銀子，就轉過口來道：“大爺何必多心，這事包在晚生身上，明日到府奉覆。”那婦人站在門內，看見花文芳拿出一包銀子來，好不歡喜，又叫小紅捧出幾樣精緻點心，擺在桌上。臨川忙請他喫茶。

那花文芳一面喫茶，兩隻眼睛祇是在房內勾看。坐了一會，祇得起身，婦人口中說道：“有慢大爺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臨川送出大門回來。崔氏走出來道：“花文芳為何送你許多銀子？”臨川就將始末根由說了一遍，倘若事成之後，不怕花文芳不養著我夫妻二人一世。婦人聽了，大家歡喜不表。

且言花文芳，回到書房看見花有憐道：“果然好個婦人，你有甚麼法兒，將他與我弄上了手？”有憐道：“大爺凡要想人有的老婆，慢慢商量，不要性急。”當日已過，次日喫了早飯，那裏放得下心來，袖中又拿了十兩銀子，也不向花有憐說知，悄悄走出府門，要到魏家來想他的老婆，不知可能到手？正是：

不施萬丈深潭計，安得驪龍項下珠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